

紹述先生文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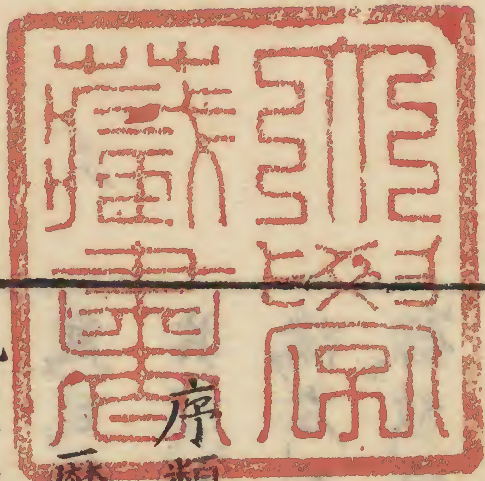
二

			二六二〇號	和書門類
一册	一五架	一〇函		

庫文閣内			
二〇六函	二六二〇號	和書	
二架	一五册		

内閣文庫	
番號	和 26200
冊數	15 (25)
函號	206 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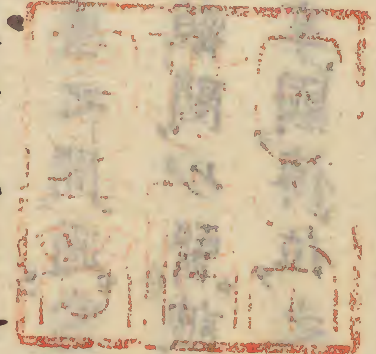




紹述先生文集卷之三

序類

歷代帝王世統譜略序



淺草文庫

男善韶 校

胤家世業儒自韶亂既事佔俾耳擣目熟乎觚翰鉛
繫之間者十餘年所矣每謂三代以還經四千餘載
迄胡元之猾夏朱明之御世其載籍所紀君之明暗
臣之忠姦政教之隆汚民風之醇醜至乎旌善甄材
之舉錘惡鑿兇之典炳炳琅琅屈指可計雖白面黃

名述先生文集

卷之三

吻之士舉皆能言之然問之以傳世歷年之延促支
 分派別之遠近國統之離合各代之終始則固然蔑
 知雖華顛而老乎墳冊之間者亦或弗能猝舉而遽
 對予有慨乎此每閱往史遺策遇其簡捷可記者則
 手自抄之投諸樊筐敗篋之中者爰有年矣未嘗一
 寓目於其間膚學面墻率多困橫乃奮然以謂豈與
 其腐朽乎烟塵之間適蠹蟬之欲曷若叢為一卷實
 諸左右朝夕觀閱以醫謏聞乃倒骨董箱出多年所
 錄故紙撮其享國傳位之次姓氏出處之辨可供記
 憶者彙為一策櫛比草薙一一讎對豈因其癖者敢

正大方乎但塾生念書既畢因閱此書而網鑑而通
 鑑而二十一史循序漸進秩然不亂則庶免乎躐進
 躐次之患矣因自幸以為遭夫皇天薦瘥四海蔑資
 之際則雖欲繙黃卷而偷生乎草萊之間有不可得
 者矣今幸方重熙累洽之運得優游乎文學之中者
 豈非幸哉予於校訂之次不能無感乎古今治亂之
 迹因書以弁諸簡端云
 元祿三年

懲忿錄後叙

右懲忿錄上下卷朝鮮西崖柳成龍所撰也明萬曆
 中我國用兵朝鮮西崖記其始末最為詳悉矣嗚呼



此役也彼我共失之矣有國者其可不戒耶古人有言國雖大好兵必亡天下雖安忘戰必危豈不信然昔漢武帝藉文景之富庶縱己徇欲窮兵四夷卒速虛耗之禍晉世祖狃平吳之捷去州郡武備遂使冠帶之邦鞠為疆裘之域故曰兵不可玩玩則無威兵不可廢廢則名寇易曰君子以除戎器戒不虞蓋方是時也彼承昇平之餘狃治安之規專尚文事武備委地我國屬三百餘年戰爭之後兵強卒武猛臣謀將雲集林會豐公席累捷之積威伐單虛之弱國奔潰蕩盡望風靡散然而吾師之西也使彼有豫備豈

至於如此哉此由廢不可廢者也吾師雖奏一朝之捷逞目前之忿而墳土未乾宗社顛覆此由玩不可玩者也猶之二者共失之矣有國者其可不戒耶欲傳之無窮而使後之人君有所監戒而得免于二者之患也

文章歐冶後序是以文章之於世也猶輪扁之作輪也規矩準繩以為之法刀鋸椎鑿以為之用而至于其所以不徐不疾不甘不苦者則在得之於其心也耳蓋得之於心者其本而得之於器者其末也不得之於器則無以致其巧而不得之於心



則無以造其妙其得之於心者既至得之於器者亦
 精而後可與言妙矣技術之賤猶然况於文乎日月
 星辰森列乎上者天之文也山川草木參錯乎下者
 地之文也道德仁義施於其身者人之文也故和順
 積乎中英華發乎外足以贊化育足以極綱常而後
 始可謂之文也已矣豈組織雕蟲云乎哉豈衮冕繡
 裳云乎哉文章歐冶者作文之規矩準繩也凡學為
 文者不可不本之於六經而參之於此書本之於六
 經者所以得之於心也參之於此書者所以得之於
 器也窮經雖精譚理雖邃苟不得其法焉則不足為

文然則欲作文者舍此書其何以哉此書簡表雖少
 然作文之法悉矣若吳氏辨體徐氏明辨其論體制
 雖頗詳倫然至于作文之法則未若此書之纖悉無
 遺也予嘗獲朝鮮寫本然文字漫漶魚豕相望殆不
 可讀焉乃不自揣為校讐參訂畧得緒正不敢自私
 因壽諸梓欲與四方之士共焉其未及是正焉者竊
 竢後之君子云
 元祿改
 元戊辰
 廬阜雅集詩叙

八月十三日偶應一品大王之名陪宴于廬山蘭若
 時天宇澄霽月色清朗實希有之奇觀也大王乃命



諸客同賦玩月之什分古句為題或絕或律任意長短緇素之客二十餘輩各抒雅懷操毫疾賦僕亦與焉可謂追梓澤之勝遊繼西園之雅集者矣詩成已及四更命僕叙其由辭而不獲因記之歲月之時元祿癸酉之歲也

屏風詩選序

詩之選唐為最自英靈間氣以至鼓吹正音品彙滄溟選之作不知其幾數百家墜珥遺簪固不蒐羅咸收載之以為詩家之精選然由其意尚之或殊而致取捨之不一所以不能無遺憾焉予幼聞外家緒方

元真氏酷好唐詩熟閱諸家之選取其粹而粹者若干首而錄之屢增屢刪商榷定不厭其煩必取至當而止既成請諸當時能書人分寫粘之屏障予幼弗逮見而元真物故家君亦在久寫之列猶傳其取捨勤辛之勞惜元真用心之勞不著於世予常以為恨焉那波古峯亦知元真者也惜其選之不傳索之其族家而得其屏風考其歲月今既二十年所諸君筆蹟尚儼然矣古峯及前田松宇就屏寫之彙為冊子於是元真用心之勞始著于世因請序之曰此選也方諸古人之選不知其孰優劣也然其粹而不冗

最便於誦而元真賦詩之厚用心之勞皆不可以不傳宋陳瑩中以論蔡京貶廉州杜門觀經史百家善者必錄于壁既而合為一冊名曰壁記此亦先得我心者也然今不傳可惜之甚然則古峯松宇二君之績亦不可以不傳焉是為玉屏詩選叙冬癸酉

櫻花二百詠序

幸不幸之係乎天也不徒人而已物亦然然而至百年之後公論自定善者必伸而惡者必屈詩多記鳥獸草木之名莪蕕之微鶯斯之細亦皆賦詠而獨不及菊騷經表章花木亦遺賦梅豈時世所尚之殊使之

然歟將雖知貴之偶忘賦之歟然此二種及後世盛賞于世而亦必稱陶與林是豈非其物既足稱而以其人亦高於世而併貴之歟而其餘最盛賞於後世者莫蜀之海棠洛之牡丹若特言花則知其為牡丹與海棠我邦之櫻亦然而九華人所稱櫻者皆櫻桃也王荆舒山櫻詩是已見臨川集或謂中華所謂海棠即櫻也亦未知其是否如何然其妖嬌富麗繁華豔逸之態亦足以壓倒牡丹奚齒桃李但恨未聞有蕤斯花之幽趣形諸賦詠使人稱道如陶之於菊林之於梅者也豈非以斯邦文獻不及中華而無能表章斯

花之奇者哉不亦斯花之不幸耶予懷之久矣恨以
不文不能發揮其奇屬者稍環齊氏介予友某見示
櫻花二百詠且請予弁言其首予觀其作凡櫻之異
種數十許品舉皆評隲及其名勝之地古刹大祠窮
山幽谷亦皆甄錄各有題詠誦之則斯花之異態所
出之名區一瞞在目於梅與菊也華人嘗有百詠之
在今斯花而倍之可謂勞矣所謂能發斯花之幽趣
而能盡其富麗豔逸之態者予於是始見之矣予知
後世知賞斯花者必以此卷為稱首亦猶彭澤之於
菊孤山之於梅起此花之不幸于千歲之後者也可

謂追陸機之疏繼石湖之譜者矣豈特賞富麗豔逸
之態而已哉謂之櫻譜亦可為序

癸酉之冬
十二月

蕉窓餘吟序

人必有好其好各異有好酒者有好茗者有好園池
丘壑者有好佔俾瑀蟲者人固不能無好而顧其所
以好者如何耳青蓮之一斗玉川之七椀其曠蕩自
得放浪物外非不達也縱則有矣安石之東山晉公
之綠野風流清致高敞爽塏非不雅也侈則有矣至
若書淫傳癖篆刻構思如杜如皇如揚如左其胸貫
今古筆奪造化雖足以貴而視之優游乎禮法之場

逍遙乎道義之園者六瞠若乎其後矣予所識那波古峯氏以膏梁子弟頗好文字居常陪侍親炙於耆儒碩師之門醉經飲史綴歌哦詩以自樂焉所謂以文章為園圃以詩書為鼓吹者非耶曾彙其詩歌錄而梓之題曰蕉窓吟竭來荏苒亦有年所所著詞藻積稍成堆名曰餘吟需予弁語予嘉其既免於縱與侈之弊而從事鉛槧之足以貴亦弗克峻拒曰推其命名之義以告之曰蕉惟柔質虛中風標蕭洒可詩可文可書可畫予之既與之亦吟之固宜昔明誠張夫子詠蕉曰願學新心長新德旋隨新葉起新知此

言其日新之功也予欲子之以此自體焉何者博物洽聞道固不止於此屬文巧賦業亦不止於此願推而進之上達於高明之域深窮於道義之奧皞皞焉綽綽焉欣欣焉愉愉焉長其新德起其新智則酒也茗也園圃丘壑也詩賦博聞也無不往而為遊而亦無往而不為道德仁義也才固不可屈於庠狹而人固不可泥於近規予故既嘉其異於眾而將推進其未至者矣因告之

攝行錄序

康午四月之首從家君訊岩崎西山兩君子攝州時

寒暄惟常衣裘輕便風日清和得盡滄海之觀拜高
津之神宇想儉素之愛氓望厩戶之梵刹慨宏麗之
蠹世浮輕舸乎川口觀巨艦乎江皋遊住吉則知控
南海接山陽請天滿則歎嚴祠宇肅廟區其在羈館
也景嚮之士聞名執謁或繙閱書畫或蒞杼詞藻嗚
呼真遨遊也哉及將歸聚諸詩藁第而書之以贈兩
君時元祿三年相從者吉田渙草野體吉岡師約及
予長胤也

歷代官制沿革圖補叙

予嘗好考典故每遇古今禮文制度之異必商量玩

索究其得失然自漢以還先王禮樂不明章服之制
爵命之等沿革不一記載或殊欲一其統亦孔難矣
予恨之焉頃得鍾伯敬氏通鑒纂所載王光魯官制
沿革圖其書就各官著歷代之沿革一矚晰古今
損益之變繁簡之宜亦足以挽見上起于嬴氏下訖
于蒙古卷帙雖簡事則該備予甚珍之因手自繕寫
又各官後續補明官制末附載文武散官勳爵圖皆
舊所未及也增舊凡二十餘紙合為一冊藏諸家塾
云元祿甲戌之歲

耕雲雅會詩序

予所識豐滿河端二生產乎江之八幡好學耽文樂道乎畎畝之間有年矣且慕家君之道且夕叩咨茲春介三浦養庵氏借那波古峰氏東山別業曰耕雲庵者請先生長者宴集予父子亦與焉時山紅澗碧集東臯之勝致面峰背寺挹西巒之佳景真物外之趣也不終日諸君詩成字字錦繡句句琳琅亦希觀之會也斯人也而逢斯會斯會也而集斯地不亦奇乎既徵予言嚴雖不免貂續之嘲而為二生幸之敢記其顛末時元祿乙亥之歲三月二十有五日本

大學衍義序

嗚呼三代之隆上有聖君賢佐以建其有極司牧斯民所以能執治教之權而成重熙累洽之治也後之可稽識者典謨訓誥可以驗其政治之原國風雅頌可以察上下之情而鄒魯教詔亦不過此降及後世人唯知學之為經生之事而不知本為人君之職唯知書之資誦說之具而不知本為經濟之器其稍知施之事實者亦或泥乎制度器數之末而昧乎格君心之非或狃乎功利機變之便而不知同民心之樂此治之所以不古若也唯宋真文忠公所著大學衍義一書明政治之本原述君道之至要明先王之所

以得述後世之所以失條畫井井議論簡當上自君德之得失邪正下至民間之安危休戚辨人材黜姦邪宮闈戚屬亦皆莫不皆有教舉而行之何亡國敗家之有所謂寫一通置諸座側者實謂此書歟屢進危言力扶大義公論藉以開明善類為之踊躍勉齋之黃既以稱贊其人本諸聖賢之學以明帝王之治據已往之迹以待方來之事慮同乎天下憂及乎後世邵菴之寔亦以表章斯書其言亦不誣焉何者經徒說其理而不著事之得失則賢者能察而愚者忽焉史專載其事而不議迹之邪正則明者能辨而昧

者拘焉若此書既本之經以明道化之本亦參之史以驗得失之迹則其說兼該其理詳備實治國之大典也或曰子家學不信大學書以為非孔氏之遺書今真氏宗大學之言其條目次第皆自此出而今序而章之無乃愛枝葉而遺本實貴子弟而賤父兄乎曰否若大學明天下之德窮天下之理既若有甚廣甚繁難遽承當者而此書簡當切至大裨乎君德治體其綱目體裁雖有所擬而於道無傷何拘名而責寔也耶謹叙

丁丑二月二日

直方祠八境詩叙

戊寅之夏予識禁之多賀祠官祝利行利行請予曰予之所奉祠祭諾冊二尊及應神帝在直方妙見山山之形勢蜿蜒南北綿亘東西祠之所在背岑蔚而面巨嶂有池而環焉有川而帶焉郡侯之第峙乎南置郵之驛通乎東士庶第宅闐闐相望行旅經由絡繹不絕加之烟霞之靄乎春山月之皎乎秋竹陰之涼颼層巔之堆雪皆足以起逸興抒滯思焉今設八境題請諸友賦詩願叙其景勝嗚呼耳聞不如目見予也生長乎輦轂之下足未履畿甸之外而欲紀西洋數千里之勝槩無乃不可乎唯予之所言乃足以

為序曰撮其語以贈之云

元祿十一年

豆山草叙

詩所以陶寫性真而田乎其情筆乎其實而近世作者好為放蕩無涯淡之詞而上清高鄙名檢其或心乎軒冕而口乎丘壑不堪杯勺而動說醉鄉其得為情之真乎哉昔人有言今之為詩者令人有入無何有鄉之意不其然乎或云詩以遣興不難虛實雪裡芭蕉千尺冰柱談者藉口鄙彼理路詩其殆虛飾乎豆山氏好詩自彙其稿披揀淘汰抽其適懷建門分類擬樣和歌以識予之久也巧弁乎其簡端不知所

緝者將虛飾耶抑情真邪以豆山之雅懷其必一心與口也元祿己卯之春

詩叙

今茲三月之朔光祿大夫清公堂前櫻花盛開公折柬招予父子觴詠終日始談河洛象數之微繼論文章古今之製既而家君呈短篇一章群作繼作蓋公之於予家有卅年雅素之好况今伯氏給事君叔氏司業君篇什贍蔚墳鳴篋應乎一堂之中予也隨父携弟唱酬滿紙君子一樂喜氣可掬豈徒賞繁華馳華鋒而已哉公使予弁言乎其首云庚辰之歲

德山名勝卷叙

濱海之地多景而非得山則無以助其趣依山之所多致而非得水則無以壯其觀雖適有相值者而亦非在繁會之區則人不至故廢於遐邑僻壤之阻非有貴游雅人之賞則名不彰故屈於牧豎漁叟之辱辰山襟海宅通邑而遇勝賞者其周之德山乎周在山陽為大國左安藝而右長門陸而輿人郵子之所經水而官鷁私艘之所運常必由焉德山之在周為大藩郡曰都濃鄉隸數十野沃而衍邑庶而饒實太守毛利侯元次之所鎮也嘗相其爽塏爰構亭館燕

休有堂顏曰棲息環植多樹命曰松屋沃日之觀浩
 渺乎前屬顏之時巍峩乎後島嶼散焉樹林掩焉千
 竒萬異聚而有之太守君則脩文講武時焉而觀張
 弛有節游豫有度旁招耆俊著諸篇什緝為一卷命
 予序之其事雖簡可以充郡乘矣是為德山名勝卷
 序寶永三年
丙戌之歲

芸窓吟藁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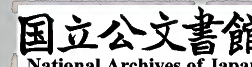
人之在世也物候世態之遷乎外悲歡憂樂之感乎
 中境因時變情隨物移自今日而視昨日則昨日為
 陳迹自今年而顧去年則去年為往世不唯一生壯

老之異情推之古今亦莫不然直語到羲農之先亦
 日出月沒以至於今日唯人者萬物之靈情動為言
 言感為文隨境而寓之於文因文而想之于心致千
 載之遠于一紙聚百年之感于一篇迹已陳而事尚
 新事已逝而况還住於是乎為詩為騷為賦為謳謠
 為漢魏唐宋之詩大須賀士信氏勢州龜山之仕家
 也頗好文緝平生詩章題曰芸窓吟藁凡官業之所
 歷私幹之所涉一囑犁然可誦而憶今方官矣吾想
 却後告老投閒之日月窓雪案諷而翫之則淒涼往
 事忽登心頭其為感如何哉寶永
丙戌

垂裕軒家訓序

人之所為患者莫甚於饑寒之可憂人之所尤親者莫近於子孫之可愛於是世之為父祖者多遺金帛以澤之廣置田莊以業之以為子孫萬世不拔之業矣不知富貴生不仁沉溺成愚疾或闕于門內或荒于嬉遊未歷數世而財盡產蕩子孫無託身之所矣有識之士知彼金帛田莊之不足以永世澤而或適貽後昆之禍為貯墳典以授子孫而子孫未必讀也為聘名師以導子孫而子孫未必學也况家世富厚者田莊金帛其素所有雖輿金輦璧以投于海而亦

不可為也於是乎其計窮矣高達之士任子孫之自為謹厚之人務積陰德于冥冥之中雖然事有變有常教于家而家有子孫者其常也教于家而子孫不肖者其變也况人之性相近而無類下不至于朱均可教而智上不及于舜禹可引而遷教之功亦不可誣也然則何若富貴貧賤各素乎其位務以訓之使子孫有所遵守而不見異物而遷古人之教家有訓有範圍其意矣唐金氏泉產也世貫于州之佐野以豪聞素知嚮道作家誠一篇以遺其家事簡詞近實而易守可以善子孫而永錫爾胤矣及請序也為書



寶永六年己丑長至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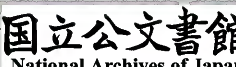
李嶠百二十詠和韻序

唐李嶠題詠百二十首上自日月星辰之大下而至
 於宮室器用之近飛潛動植之微各目題命詩題各
 一字文苑英華註中所引單題詩者是也聞吾國前
 世以課小兒蓋其典實古雅用事精詳宜詩學家之
 援以為據也今茲東廠準三宮一品大王與近侍緇
 素輩數人各賡其韻既成命僕改潤且書其後因跋
 曰古者以多識鳥獸草木之名為學詩之資蓋人
 不博於物則其識不超猶屢乎僻者之所見必陋也

今此集也罔羅細大因物鑄詞誦之亦可以資其博
 矣豈特攬光景遣興致之乎哉傳之後世必與李詩
 聯鑣矣時正德辛卯之歲也

彥山景勝詩冊序

登臨之樂人之所同欲而亦非人之所能同得也拘
 于方域阻于事故不得如其願者多矣余亦欲遍歷
 名山奇水以攬其靈秀挹其精華而上有倚門之虞
 身有定省之務近來亦為抱經問字之人所絆足跡
 未遍畿甸百里之間故遇一幀之畫一卷之筆貌嶠
 巖而詠浩渺者意常傾想耽戀戀而不已筑之彥山



綿亘數百里其山靈而高其邑與而夷其民朴而強
 悍近之有飛泉靈祠之致遠之有崇山巨海之觀所
 謂神臯奧區者而自古見稱于世者固亦不虛矣前
 座主僧正管其山於予嘗有一日之雅向品景勝設
 為題目求詞于當世之詞客繫人積已成卷余父子
 亦嘗有詩回顧已十餘年矣頃將登梓以久其傳求
 序於余嗚呼諸君子名章傑句篇連牘累余復何言
 况筑之距都二千餘里不唯足迹之未嘗涉其境其
 山容水態之委得之于傳聞者亦未必如近縣旁郡
 之詳且可懷也欲辭其託而諸君之作篇篇慙惠不

覺有喜意因題其末簡以還之云

正德二年壬辰正月日

素韓唱和序

文足以觀人耶口誦周孔之言而行愧狗彘者有矣
 文不足以取人耶小夫賤隸目不識一丁者觀童而
 智庸亦不足言也然則將何以定其實文之不足以
 取人者色取之仁用違之言時或有之而人不皆然
 祖聖賢手詩書者雖未必如其所言亦逸于等輩可
 以進于道矣推之于國于世亦然彼南之蠻北之狄
 其悍虎也其捷猱也強莫如焉謂國止於此而可耶
 其必從事於罽俎挹讓之間而能折衝禦侮乎外可



以為國美弊于彌文而不能國非文之罪也用文之
 罪也然則五方之民所稟不二而必宗函夏者非徇
 名也江若水子擅狄希之業而占籍于攝之富田以
 豪聞素好詩客歲三韓詞客來聘相遇于攝之賓館
 以文相雄彼填我箎已得二巨卷矣來而請題于首
 其詩典雅而敏宜為韓使所嗟伏也若水子亦今之
 人也不惟子之文之可以知其為人亦可以上世道
 之漸趨于文而不徒誇富強而已也其事雖小可以
 推大於是乎序

正德二年壬辰之歲夏日

瑞芝呈祥卷序

古云天道遠人道邇盖天之接乎人也非聲音顏色
 之微于耳目因一虫魚之微一草木之細示其殃祥
 之權而稽之所自則人事之得失善惡有以招之故
 古之人事天也兢兢業業晨戒夕惕有祥而不敢傲
 有異而不敢慢盡夫在己者而已耳而人事之著也
 慢言加辱人則惡聲反乎己實惠及乎物則報効著
 乎我隨為隨應効驗明較人事既彰天貺斯答此其
 所以言遠邇也故曰災異不勝善政惡夢不勝善行
 夫善其政與行尚能足勝妖祥况瑞應之兆吉夢之
 圓益勤其人事豈不可勿替引之乎哉若夫傲忽怠

慢謂天已我祥忽取人事而不勤則禎祥之不為妖孽者鮮矣泉州唐金梅所氏世以賢雄于鄉里睦族敦義崇尚文籍頃隸于本軍之仕籍適有芝產于室眾以為高門之兆欲侈之事募詩歌于四方又丐予弁語為題曰瑞芝呈祥卷書其端曰子既睦其族矣而天示之以祥則子之益修其睦可知也既敦其義矣而天降之以瑞則子之益薦其敦可知也嗚呼既勤其邇者其遠者之應曷亦有窮哉勉旃正德癸巳之歲仲夏

杜律詩話序

本朝廷天以還薦紳言詩者多摸白傳戶誦人習已

而祝之降及建元之後叢林之徒兄玉堂而弟豫章治之殆如治經解注之繁幾充棟宇今也承千百年文運丕闡杜詩始盛于世矣嗚呼白之穩實蘓之富贍黃之奇巧要亦非可廢者也然校之杜則偏霸手段不可謂之集大成矣然則詩道之於今日亦可謂漸于正歟書舖刊杜律詩話請序此清相國午亭陳廷敬所著其書雖畧亦足以補趙邵之闕為序正德癸巳孟夏

杜律詩話序

詩之有評也猶史之有斷也自古君臣聖否淑慝人不一其德則後之君子有論有贊有評有斷以表其

正而斂其邪雖未必無詭乎聖人之權衡衆論兼資
 可以折其衷矣詩家之有少陵氏亦猶人之有聖賢
 也後之作者雖體裁互異嗜好不同而未有不以為
 出類拔萃之傑者也固無待乎評也然非有評以發
 揮其趣何以得會其奧旨自宋而降箋註之屬率皆
 成書多公于世評則散載于家集稗說未經彙編勢
 州祠官鶴溪氏好古而博嘗有慨于此檢閱之次凡
 有關評杜者搜索無遺積為一書題曰杜律評叢其
 用心亦勤矣讀杜者徵此書猶考古者之閱斷衆議
 兼舉是非相較可以博其趣矣可以見老杜用心之

苦矣嗚呼讀杜者不可無斯書也夫今茲刻成求弁
 一語于卷端因書正德三年 癸巳夏

新校本草綱目序

昔有人問陶隱居吾欲注周易本草孰先隱居曰易
 宜先注易誤猶不殺人注本草誤則有不得其死者
 矣世以為知言唐子西記易菴不然其說曰註本草
 誤其禍疾而小注六經誤其禍遲而大隱居知本草
 之為難而不知經尤為難子西氏其有激而言之也
 嗟夫聖人之仁天下萬世也大矣使凡有生之倫無
 一物之不得其所故事為之備而無所不周為之詩

書易春秋以使人趨正而遠邪為之禮樂兵刑以使
 人化于習善而懼于為惡為之醫藥診候之術以使
 人全其冲和保合之天而免于札瘥夭殤之患故當
 其時也善其事者互相為用而不相詢病譬如一家
 之內昆弟子侄各修乃職以成幹蠱之任然則凡事
 之當務者緩急本末之不一而莫不互利民用以贊
 化源焉實有以相濟而非所以相厲故稷之播種與
 契之敬敷其績儷焉世降叔季道岐學渙得乎彼則
 廢此好乎此則疵彼於是乎言論相軋旨趣相左殊
 不知聖人之於民也教則有以啟其牖易固不可誤

解養則有以全其生本草亦豈可錯說也哉吾意殺
 其藥物而使一人化為天枉短折之鬼與謬其訓方而
 使人陷于無父無君之域雖有遲速大小之差斯民
 之厄一也聖人豈二其慨乎哉然則子西氏之所見
 雖正隱屈氏之說亦不可忽諸賀府若水稻君素精
 本草匡謬補逸其書滿屋博物之譽上達四聰嘗經
 太上皇乙夜之覽褒旨殊優青囊家就問者屢滿播
 敗頃因書舖之請就蘋湖緝目舊刻校訛字正物稱
 又以圖翼別集各四卷附諸其後其功亦勤矣此書
 行于世其於濟世之澤亦豈鮮鮮厚哉此聖人之所

必取也誦法聖人者之所樂其成也豈唯方劑家之
幸己乎哉為序其首云 正德癸巳
長至日

史論奇鈔序

自古名君賢臣之行事得失不一而後之論者其軒
輊與奪亦不復同取其是而捨其非法其所得而成
其所失將何以能之耶論者之言覃思積慮審事勢
覈名理而後命之於詞其立言亦不容易矣然學術
有偏正性資有醇疵時世有今古故致立言之不同
自非胸中有定見有定識何由裁衆言之殺亂以就
一是之折衷耶若夫狗己見閣群論阿其所好以雌

黃千載則其取與得失未必可定而前訓皆廢尚何
是非之言故聖人察邇言收輿論廣詢博咨罔羅細
大無有所遺擬議商量於甲是乙非之間而後得至
當歸一之說其斯以為聖人乎近世論古之書有古
論大觀有名賢確論有人物論有議論參其書皆浩
瀚難遽誦習松崎甘白子弱而致時譽今參京幕公
暇佔俾不倦頃緝唐宋諸家史論彙為七卷題曰史
論奇鈔徵言於予閱其書事則自三代而至五季人
則止乎唐宋二代或論一事而數篇並出或議一人
而衆言兼舉不必斤文辭故取於文章家不必崇華

縵故求於經術家讀者貫穿熟復之久則必有定見
有定論自具乎胸中可以推古可以準今可以處事
綜務不失其方其於世道關係亦豈小乎哉讀其詩
誦其書不知其人可乎此孟子之意矣是為序正德
三年癸巳
冬十月日
醫學鈞玄後序
人之材不同故其進為之方亦隨而異局近規者不
得深造之妙攬宏經者或闕精微之思然事得其法
術循其序而後可責以大成之業矣若乃超等級逞
虜論而能成遠到之器者未之前聞也世趨浮靡人

厭漸修未諳甲乙而既視蔑規矩者往往而是道術之
不古若職此之由香月君啟益時之良醫也產于
筑宦于豐而今徙京攻史扁之術名振輦下博閱方
劑之書就其中最精要可備記覽者若干條目為十
類分為三卷名曰醫學鈞玄將以使世之學醫者知
其不可不知者焉故其事皆摘往藉披先訓而不一
出己見苟誦而諳之則九青囊家之欲知其法者不
待糜歲月弊精神而已娓娓上口矣其既通也遠究
神聖之奧妙體獨得之見觸類引伸當機制變僞名
于古先名醫之間存于其人焉耳此不徒君之所不

名述元生集卷之三

拒而亦將望乎其神而明之於方來也鈞玄之名其
有深意矣然則其具規矩者亦將為深造之階也覽
者其致思焉為序于其後云

正德三年
癸巳臘月

中秋積翠池賞月詩叙

今茲方維文傳妙法大王之令將以中秋賞月於積
翠池而比來淫霖涉旬未期晴明至二七之夜猶未
開朗殆負佳期是日街泥始乾秋晴可人與維文等
三數輩赴命初至中堂賜宴命諸客拈題賦詩忽迨
初更纖雲斂迹一輪當空殆天為今夜償此佳期也
又命賦詠月詩彷徨於琪樹瑤池之間或舟馬而把

觴或亭馬而揮毫杯盤狼藉雅興遄發子夜而散得
詩凡二十餘首命左右綴為一卷俾予序之夜闌酒

酣不克即搆既歸而序進云

正德甲
午歲

四字經序

薰聒之移人深於耳提童習之成性不待夏楚今也
舞勺之教久廢外傳之訓不修挑閨浮媚以及于長
而後始欲尚友古賢以服聖訓宜其扞格之難禁也
欲端其蒙養莫如使其日記故事漸漬于前言往行
以成其性焉千丈蒙求之作其庶幾乎然汎資博聞
或踈規戒明漢冲蕭良有氏著四字經括徃牒之成

語存前世之法戒協以韻語以便課誦幼學之徒讀之雖未必通其義而諳其名號亦彘蒙之一助也刻成丐序於長胤因弁其端以數語云正德甲午

小字傷寒論序

岐黃氏之道傳于本朝也奮矣昔者王室之隆署有典藥之設職有博士之名世家專門克奏其效慶元建燾以還宋元方書多來東方名師哲匠範我馳驅自是而世之習醫者盡祖李朱之言焉承平百年文教日闡刀圭之流亦益造其微汙流涇源無人之不口長沙氏之書焉頃者香川秀菴子梓小字傷寒論

以藏之于家亦其所好也此書之行志為良醫者藏之中行誦而法之其於活人手段亦豈多讓古乎哉及其丐序為弁數語云正德乙未之歲仲冬

霞池省庵手柬叙

昔者樂正子為政於魯孟子聞之喜而不寐曰好善優於天下矣甚矣哉好善之大也曩者明氏失馭神州陸沉忠臣義士莫之敢支吾時越中有朱舜水先生名之瑜字魯瑱文行著聞嘗被魯王之徵既而順治紀曆九有淪于胡先生義不食虜粟抗仲連之節來寓吾肥之長崎流離困頓百艱備嘗筑之與肥壤

終之先生年九十一
卷之三
古義堂藏

相接也筑之柳川有安東省菴先生世宦于本鎮為名族人稱焉學君子也聞舜水之抵崎負擔而從之振衣執弟子之禮先生俸歲二百分其半以廩舜水而館私塾既而舜水應常藩之聘而東時時遞書音以相質難蓋舜水之來肥在吾萬治二年矣舜水既歿先生服心喪輯其遺文名曰心喪集語其好善之篤久而不渝吁亦難得矣舜水之鄉人有張斐字非文者別號霞池嘗附商舶來于長崎欲造先生廬而叙謝拘于禁而不得面以東牘詞章互相酬答予方髫髻借于筑人騰而衍之屬者先生之孫守經遊學

而寓輦下來而請序嗚呼先生之於予父之執也况乎不唯其好善之不可不傳亦風千載之下使夫人興起好善之心樂為之序云
正德甲午
春三月

救荒野譜補遺序

救荒本草梓告成坊人將附刻王西樓救荒野譜及姚可成補遺求序於予曰序之曰人之尚博綜者將以錯諸事業也非徒誇其富也故風寒暑濕之既不免時感則有方劑之書以驗之欲辨百物之氣味良莠則有本草以備之而天災流行歲有豐歉則救荒之方亦不可以不講焉前書既詳其品而此二書補

名狀元先生文集

其闕拾其遺亦可以無憾矣郵諸四方則不待鄭俠之圖派民而救蒼赤于艱食尚亦有益哉目書

乙未臘月之吉

正德五年

菽林伐山序

春秋之時鄭子產以博物聞于世其後如杜元凱張茂先皇甫士安之徒皆有該洽之名近時揚用脩氏記覽極博著撰亦富藝林伐山亦其一也多獵異聞隨彙登載凡四卷云頃者將上梓丐序于予或恨其務搜奇僻而不適常用也曰告之曰曷嘗觀夫木之在山乎榛榛而簇蠹蠹而立有拱者有把者有偉而合

抱者有直如挺者有句如弓者未必見其悉中上棟下宇之用也及其槎而蘖之也輿人刊其直者以為輶輪人伐其句者以為輞匠氏斧其偉者以為棟為梁鋸其細者以為柁為案而山無遺材焉讀書者亦何以異是網羅衆聞任人自擇賢者識其大不賢者識其小仁者知其仁智者知其智鎔化以適用在善讀者之自得如何焉耳何恨其奇耶因題于其卷端

正德五年歲在乙未陽月之吉

紹述先生文集卷之三終

名述先生文集

巨猾元，憇曰：是以沮其義，用吁大矣哉！自是而後，體日變，音日廣，義日轉，而其用日益無窮焉。成于史籀，變于邈斯，流于蔡張，而以至於今日矣。夫字不過以寄事傳信而已，而年代遷革，假借訛傳，不可勝計。於是乎有訓詁之書，有音韻之學，有篆隸楷草之體，以解其詁，以審其音，以辨古今正俗異同省贅之別。此字學之所以興也。爾雅最古矣，繼是而有說文，有玉篇，有唐韻，有埤雅，近時韻會字彙之作，學者宗而取正焉。清氏興，南康知府昆湖廖文英括前世字學之書為正字通，為卷九三十，有二字據字彙而稍增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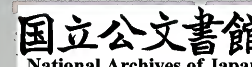
古今之箋釋，覈篆隸之源流，辨聲音之純疵，匡謬訛，搜剔無餘，可謂集字學之大成矣。坊人謀梓，丐序於予，因謂凡事之變其始也必簡簡而備備而繁繁而弊有虞之時，示民不過曰五刑而已，降及于周，其屬及三千，晉鼎鄭書法，制日新，嬴氏之世，其苛密秋荼如也，民不堪命矣。漢興矯之約法三章，耳字學之日煩而年瑣，其有類於此歟。爾雅已還，其書日增而斯書之浩瀚，比諸前世之籍，豈徒倍蓰乎哉。然覆載之間，氣絨密運生齒，日孳民，用日廣，則宮室器服之制亦不能不日繁，宜字學之日增，亦其勢然也。非博

而學之詳而說之則亦未能以及之于約也予故恐其繁之或至於弊而又喜其博之可以反之約也讀者莫厭其繁而務擬其約此書之益亦豈小乎哉
五年乙未仲春

下學算法序

天之高也星辰之遠也古今之悠久也測候以致之推步以計之先而弗違後而奉之輿地之廣也錢穀之瑣也有度有量有權衡以節其遠近以均其出納民時於是乎可授經費於是乎可制非數孰能與之數之為事也吁大矣哉古人尚實不崇虛飾凡闕倫

紀資生養者皆無不講且習之故禮樂射御書之文併之于數列為六藝焉世之弊也去實就華文士之常從事者誦數焉爾耳葩藻焉爾耳筆札焉爾耳乃若乘除紐拆之法視以為昏徒之穠務而至有手一把算子不知其縱橫者亦獨何哉若夫日運牙籌利拆秋毫者用數之失也非數之罪也穗積翁與信占籍伏見夙精數術勤辛多年造其精微著為一書曰下學算法近者其子以貫從予受學來請之序予也自知其失而躬蹈其弊亦不諳算法鄙言何足為輕重懇辭其託迫而不置今覽其書雖未會其玄妙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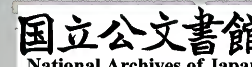


嘉其精詳明，備不唯，有裨於算學而專心致志，亦學道者之所當視效也。為叙其首云。正德五年乙未十月

明詩大觀序

弟長堅與一二友生輯明人諸詩，名曰明詩大觀。梓成請序，因謂曰：作詩難，選詩亦不易。譬猶吏也，內而百司諸府，分曹釐務，外而州縣監司，奉職牧民，而績有能，否課有殿，最者吏也，而別其淑，匿考其上，下舉刺之彰，癘之黜，其幽而陟，其明者，三事大夫之責也。然不有祁奚之公，而有德操之明，則舉措失當，而賢不肖易所，選其清乎甚矣。詩道之有似自漢魏而唐

而宋而元，明世有升降者，古今之盛衰也。唐三百年自初而盛，而中而晚，風格時異者，一代之升降也。初之沈宋，盛之李杜，翹楚當時，萬人辟易者，一時之優劣也。長短古今，體制不一，臺閣山林，氣象或殊，歡忻愉樂憂愁，無聊各會，其境而互有巧拙者，一人之得失也。人各用心，而不能皆造其極，非作之難乎，而選焉者，漢魏尚矣，其於唐也，自河岳英靈而至儀卿廷禮，伯弼于鱗之選，指不遑屈也。然皆不能免於後人之議，則選亦不易矣。苟欲選耶，其宜就其盛，取其升，拔其優，收其得，而何於明耶。唐之選多矣，亦不易選。



也宋文優而詩不若爾後中州風雅餘分閨位固不
必選也故於明乎是選其就一代之升乎其技一時
之優乎其取一人之得乎識者必辨之矣於是乎書

享保紀元
膺月日

唐名花詩集序

唐名花詩集武林楊肇祉字君錫所選次凡四卷揚
氏不詳其人恐明季之人也京師有藏之者頃將梓
因叙曰出乎自然之謂天成乎巧之謂人譚者藉口
固勿論也而徒知巧之為巧而不知自然之巧乃巧
之至也曷嘗觀夫水陸草木之花乎其苞萼葩葉之

整文縷等對細入毫髮非刻畫彫鏤之所能比擬也
其色澤淺深之勻紅膩粉暈孕黃胎紫非深續締繡
之所能彷彿也天也人何與焉而巧至為其自然也
詩亦然三百篇之作往往出乎閨婦野人之口固非
較聲病協宮商而為之由衷之語天機觸發何嘗不
自然乎而萬世言巧者莫之能及也漢魏近古矣至
於唐體制雖變而趣猶古也亦以自然而勝也而巧
兼焉後之學者莫不以為法在焉而不及派而為腐
為俗為容易為蹈嚴稿而變之為奇為僻為鑿為堆
隊仗甚矣其難也今觀揚氏之所輯初見如魚可喜

者咀嚼久之而知其務取古淡要歸乎自然以自然之巧賦自然之巧其斯以為唐名花詩集乎

享保丁酉仲夏

藍島鼓吹序

享保歲在己亥朝鮮國遣使修聘其吏曹參議洪致中弘文館典翰黃璿弘文館校理李朋彦偕製述官申維翰等寔來禮也歲之八月抵于筑之藍島縣次續食將命竣事復路而還其始至也阻風淹留州之醫官小野于麟與其學官書記唱酬賡和得詩若干篇名曰藍島鼓吹書來徵序于麟遊學在都屢造子廬日夕探討最愛文辭因謂之曰昔者三韓不賓國

有違言我以武往殺伐于張豈唯其生靈之被荼毒已乎哉我亦蜚輓勞乎外抒抽空乎中當是時也欲復游乎文詞之間得乎方今慶元建業已來承平百有餘年其使价之來威儀濟濟互以文翰詞賦相尚從容乎樽俎之間豈非昭代餘化之所覃也哉于麟之文播于外國獲其獎譽其所以文飾太子黼黻王猷者與有力焉毋以為小技而自狹也是為序

近思錄說略序

予近與澤田常省翁相識隱居丹州時到都下見過樊廬云男希自幼嗜學覃思經籍弱冠為會津侯所

識擢居儒職嘗著近思錄解已成帙願弁一言其首
子以宋朝儒先之說與先人之旨不同辭之再四謂
疑而序之非情也序而疑之非禮也令嗣亦時通書
問屢叙繾綣不以其趣之不誤蒙推獎曰願因子
之言以託不朽辭而不可乃子心竊自許曰唯叙其
交際之好螢雪之勞以應之可矣而未果歲月荏苒
杳無消息頃日翁來叩子門曰向所告書梓將成而
希也不幸溘先朝露子年八旬唯一息日望其成
立而今如此冀託子之筆壽予子之名於永世不朽
亦足矣淚與言下子情不忍拒乃語之曰此書也考

覈精詳援據明悉採濂洛之旨而窮其源委其才之
敏與業之勤固有以過乎人也則其書之傳也必矣
固不待予之言矣唯恨不相聚一堂親接警歛商確
論辨以歸于一是之地耳吾豈敢謂人之心如吾心
乎彼不有得焉則我得矣不永其天悵也奈何遂叙
其言以寓掛劍之意云

坦菴先生遺藁序

予嘗髫讀書齋中有通謁者出而應之有客肩輿而
到先子迎接而延之中堂龐眉鵠首頽然而坐予中
語纒纒移晷客出腰扇眎之先子點指商確者久之

勤讀多荒也既而歸予問先子彼何人也先子告予曰彼冬嶺翁與坦菴翁共出活所先生之門為當世儒林巨擘予於是始知世有二子矣後侍先子社中賞月有客後至長身古貌不揖而入眾虛左而待之坐定先子使予見曰彼所謂坦菴先生也坦菴之勗予猶冬嶺之勗予也嗣後不復頻相會歲庚辰之春先生招冬嶺及先子夜話予亦從焉先生賦詩云聚星不是荀公宅尚齒還居白氏先先子答賦云社中耆舊多淪謝只有衰翁與二公今夜春風樓上酒更

知濃似舊來濃是時二公齒德兼尊為眾所推為儒林耆宿而先子與焉先詩蓋實錄也既而先子與冬嶺相繼故先生年最高而最久在予適候問則每悼二子之早下世時已退休寓京有年矣前時先生之既老也隻字落紙人間爭瞻以為模則予所親見而其壯歲參越藩王養之優渥宦業之勤渠出入五十餘年而不渝予之所不及詳知而親舊知故傳語以至今則猶予親見也頃者令嗣元熙將刻先生遺集予予弁語因叙先後識先生之大槩以致慕尚嚮往之意

夏四月

專保六年

鵜殿氏族譜序

春秋左氏傳云天子建德因生以錫姓胙之上而命之氏諸侯以字為諡因以為族官有世功則有官族邑亦如之蓋天爵修而人爵從之故貴其人爵所以尊其天爵也既尊其天爵則胙之茅土豐之祿秩以重之而尚不忍絕之于其身又及之其子若孫世其家以報之及其久也子姓繁衍庶孽旁出於是乎有族以分之既有族焉則其世之遠近情之疎戚不可不以不叙於是乎有譜以紀之三代之時有族而未聞有譜也譜之作其出於後世乎譜之設其重矣哉何

居譜既作夫觀之者將曰某某之族也某某之裔也某人嘗有功乎國某人嘗有德乎民為其後者必克肖其先景慕欽仰之不置然則為之後者不可不自象其賢以答眾人屬望之意也譜之設其重矣哉鵜殿氏之先系出于大織冠其後若干世而為中將實方實方之後為熊野別當湛增湛增當源平爭權之時屬源右將受邑于紀州鵜殿子孫遂氏焉其後世隸足利氏東照宮之興有諱長者始班麾下既而元女良正夫人降嫁于吉田參議輝政卿卿卒夫人寡居諸子尚稚夫人上請召長忠之子長次稱大隅

號本 為臣自是遂為世臣及相模侯光仲朝臣鎮因
 伯二州遂從而移因州相繼掌國務隅州曾孫長春
 夙好文崇尚先人之道延及予近譜其先系旁搜廣
 索詳其源委著為若干卷徵予序其所以肖先象賢
 使祖澤永世不泯之意可尚也夫
享保辛丑 夏五月

新刊花鏡序

書契爰肇文籍日滋三代尚矣自漢而還治經者闡
 聖賢之旨脩史者傳治亂之迹以至於醫卜種樹之
 書莫不裨官之流各隨所好以叙聞見九派由此其
 分四庫所以區別今清康熙中西湖花隱陳湜子著

花鏡六卷凡水陸草木之花隨彙登載形狀有圖品
 類有譜乃至灌溉培蔕之法種藝扦插之候亦咸著
 錄禽獸蟲魚附焉爾雅視此多遺漏農經恨其有失
 載嘗附舶東來甚為好事者所珍焉丹羽正伯氏久
 遊學于京師善治本草向者奉教巡覽諸州採訪藥
 物甄前人之未錄辨舊名之互錯近備負醫局任方
 駸駸未已也將校此書以登文梓附之方言取其允
 當書來徵序予曰爾雅注蟲魚將以翼經本草列百
 物專取療病此書也非此選也陳湜子隱居湖上辭
 榮仕途追公理之樂志慕鹿門之隱書寓志於花卉

禽魚之間此書也亦其所好也宜為逸人韻士之所尚而非青囊家之要書然化而裁之變而通之則灌花養魚之訣將不為起死回生之資也乎梓而公之于世其於國家好生之化其所裨益亦豈鮮鮮乎哉古人有云以我讀書則處處得益以書博我則掩卷茫然正伯氏其知之矣

菊花百詠序

子既序玉山氏梅花百詠近又賦菊百首見求叙夫古今愛菊者必曰三閭大夫必曰彭澤令之二子也以國之世臣遭時之不造忠憤感激之氣不得洩於

當時而投迹乎澤畔戢采乎柴桑寓意于微物而遂菊之愛焉固其宜也今也玉山氏際金甌不缺之世翱翔名藩展其驥足豈有不平無聊之芥蒂於胸中而菊之愛詠其品類疊至百首何其愛之不已耶吾意菊之為卉殿眾芳而貞晚節固勝士韻人之所宜鍾愛者也假令夫二子顯榮乎時何必捨此而賞富麗妖冶之卉也哉然則菊之見賞於二子時乎其不幸而見詠于玉山氏時乎其幸歟他時若載酒相會東籬下請以斯言質之

享保八年癸卯

兩關唱和集序

予與尚益氏別蓋二十餘年矣聞人自山陽來者云其學益博其詞益宏而參商相隔杳無消息屬者有人郵致其書則云前年韓使之來過其州之南界偕同寮諸彦與其學官記室接談唱賡填箎者累日積為巨卷徵予序之故舊之義不可以辭乃言曰三韓之於我也自腆支王仁以還以文學相慕尚其來也奮矣壬辰之役戎臣効力擣其三都躡其八道俘其旄倪器械而還故我視彼蔑如也唯於文事則為未易與也蓋其國接壤禹服漸被有素激勸有具宜其一介使臣萍梗于萬里之海外逆旅草草之中連篇

累牘倚馬而辨然雖無鱗之可抵而亦未聞有大可驚者也吾國表乎東海與函夏阻語言不同風尚亦殊綴文之士慘淡經營學其少驟而以與彼較長短鬪巧拙雖武庫之兵不無利鈍而我之上駟時稱逸材則我之所得不亦多乎予故嘗謂吾國之人資性甚靈可以至於道矣今視此冊敏而奇其所謂武庫之利者而履之上駟乎小可以喻大一人可以卜天下豈唯文字巧拙之間云乎

草保庚子之春

熙朝文苑叙

天地之間陰陽相推旦夜相代而成歲歲積而成世

萬物生，瘁榮枯，乎其中而人藐焉，而混處時焉而顯榮高車駟馬赫奕也。時焉而窮乏，簞瓢粹茹落莫也。及其閱世之久也，與物之生，瘁榮枯者同泯然澌盡而悲歎寵辱無所復求，其迹其唯修辭乎。其人已徂而其名永存，其世已移而其境尚住，此其所以亞德與事而為不朽盛事也。文之有選也，尚矣。當陽氏之善文有名而不傳，自昭明之選而來，英華正宗之編博收衆作，沾丐後人。唐有文粹，宋有文鑒，文海，元有文類明，則以文名者有衡，有苑，有範，有則，有選，有徵，有纂，有歸翼，運奇賞等書。前後繼任其事，亦夥矣。延

及本朝在昔，文獻之盛，位者如林，有文粹，有續有朝野群載具列，諸體郁郁乎其文哉。中罹亂離，斯文不絕如綫，蒐輯之舉寥乎。罔聞慶元建業己未文化丕闡，詩書盛行，時有著述互相傳誦，屬者張藩，官吏井夢澤氏纂近世文章之秀者，曰熙朝文苑，書未見徵序。凡百年来名公鉅儒之文，莫不采錄而曹鄴之陋亦與焉。因謂今之徵古，皆係乎辭之不可以已，則千百歲之後，欲稽方今理化之隆，人文之朗者，其必由此乎。他日網羅今古，成大制作，欲傳吾邦禮樂典章之懿於四方，此其嚆矢已。

內藤氏族譜序

內藤氏之先出自御堂關白道長公第七子少將賴高其後五世筑前守盛遠方後鳥羽院時始賜內藤氏其後九世肥後守盛真始屬大內家麾下大內既滅臣事毛利家世以武著其後八世吉貞為貫氏所養遂冒姓貫氏貫氏之先食邑豐前貫鄉遂氏焉其孫□□今在京邸執事屬者持其族譜丐予改定閱其譜自曩祖以來二十餘世昭穆之次本支之別一瞶犁然生卒事行亦畧收載非其先世重祖宗好文事相繼傳錄何以明且備乎舊本文字漫漶不可

辨者多為記其可識闕其不可識任滿將還因書其

由云 享保九年 甲辰九月

故事雕龍序

昔者有談天雕龍之目蓋言雕蟲之技也江左崔氏世以文章著范蔚宗以雕龍稱之梁劉勰著文心雕龍專論結撰之事甚為沈休文所獎豈亦非當時駢儷之所尚耶明萬曆中脉望生林世勤著四六雕龍抽黃魏白類徵故事六襲其名也近者平安書鋪仰山堂携故事雕龍來題云明丘文莊著凡二卷上舉文史之事下述身家之道學子家須知者彙括大有

逐款挿註其名雖同而其實則異青衿之士誦之則
亦足以通古今之大體識斯文之綱要觀其叙經名
學術自趣之所在雖無復序引之可徵其出文莊之
手可想也梓成爲題其簡端云

享保乙巳
之歲仲春

唐譯便覽序

古者辭無雅俗之別國風諸篇出於里巷歌謠其宜
予易近情而後生尚或昧乎其義周誥殷盤當時以
播告天下之人天下之蠢夫賤隸皆能通曉不待講
解亦奚見其佶屈聱牙年紀已遠語言日新降及後
世耆儒碩師每難屬讀纔借當時之語以明前世之

文於是古者唯見其雅而今者唯見其俗鄭氏解經
有斗檢封相偶人之語此當時恒言耳後世亦苦難
曉自漢而還歷南北唐宋以逮元明不知其幾變揣
量隱度言人人殊至乃一事而數說爭出一言而多
義並興以此求知古亦難矣况乎本國之學上世嘗
傳華音譯以方語呼應斡旋之間主客已未之差又
別有口訣加之承訛襲敝其習已熟以此求知古不
知亦隔幾重公案甚矣讀書之難也生于本國而
求通華音在于后世而求知上世宜世之以爲迂且
煩而不肯讀書也然苟有泐乎其本則亦何苦難爲

而今之不可及古也哉冠山子生乎肥長乎肥肥會
 同之地故多與閩廣吳會之人交善操華音嘗自東
 來求叙其所輯唐譯便覽予素不諳華語諾而未果
 近刻成書舖齋來催迫其書凡五卷彙以國音四十
 八字母標以唐話旁以國字唐音和訓及譯語皆具
 焉其功亦勤矣搯觚之士取而誦之則其於求知古
 亦庶幾乎享保十一年
丙午正月

慥慥齋初稿序
 弟長準自前年告休在京向奉俟命詮次予集舊稿
 襍錯無倫多無益之語因取其中可讀者若干篇彙

為十卷題曰慥慥齋初稿尚竢他日之改正且續作
 者亦附載之二稿云享保下未歲仲春日

茶志序

予性推素少嗜好凡彈琴圍碁蹋鞠之戲丹青之工
 一不解其趣人事稍閒則誦小說臨古帖以度日月
 偶值清泉茂林之間一字衡茆茶煙輕颺碁聲丁丁
 然外聞則意每欣然而未會其趣也原夫前世有顏
 人屏迹城市構斗室砌怪石啜茗乎其中壁掛名畫
 几安古鼎瓶栴奇花以自遣世之人歆其雅趣以為
 盧陸之派亞及其久也乃至邦君達官貴游子弟爭

相慕尚會之有所講之有式掌之有人而世之有專
 門之名家焉予之所識三谷南川氏傳其法于宗易
 氏之門今官于菽藩而寔膺其任南川氏嘗慕吾先
 人之道從予問學近齋脈其所輯茶志三卷則凡與
 茶之事固不備載乃請弁其首予以不會其趣而辭
 而以南川氏私淑先人之道而亦不得固辭况讀其
 書殆將會其趣乃言曰茶之尚也自晉唐而下矣陽
 羨北焙之產龍團鳳餅之製著于方冊者可徵也元
 氏而後稍失其制而凡所云茶者皆葉而淪之非復
 古之茶而本邦尚嚴法故而不渝則禮之失何必求

諸野耶因叙其言以廣志之意云

享保丁未
秋九月

本朝七十二候圖詠叙

時序之流易也凡厥品彙隨候而榮枯盛衰焉人之
 感之也觸境而動懷觀物而興思故春焉而懷秋焉
 而悲者士女之由衷也雨露之既濡則必怵惕霜露
 之既降則必悽愴者孝子之至情也聖王因是以民
 之析因夷隩與鳥獸之希革銑籥考驗天象以治曆
 明時俯仰遠近無非事者月令所叙七十二候蓋其
 最詳而明者也而古今稽焉本國之於諸夏也壤地
 懸遠風氣不相接百物之生成或有于彼而無于此或

多于此而寡于彼加之寒暑之異節致榮悴之早晚
 前人有慮乎此別制七十二候曆史有以考焉頃者
 後彫軒源君命工象物係以古歌俾予題其首嗚呼
 天道流行運無停機寒暑相推而百物以生人則警
 縱作輟不能恒其事而多致廢弛觀斯圖者感節物
 之屢變知及時而競惕其益不亦大乎豈止流連光
 景展玩丹青已哉

享保十三年戊申七月下澣

歷朝諫林序

予之未識松泓子也見求序其所著南都賦以未諳
 其地而辭焉繼俾序其所輯君臣三鑑又以未相面

而辭焉客歲尋鑿西上之次招予河梁客舍縱譚竟
 日偉乎其貌也温乎其言也齒向古稀勤渠公事兼
 耽墳籍嘗輯歷代爭臣之言上自三代之隆下逮明
 氏叙其年世載其大略慕為五卷名曰歷朝諫林見
 徵弁語則不得拒焉夫聖人之導人使其趨善而遠
 不善如斯而已矣故教以迪之于善而諫以格其不
 善其事雖同而勢則異焉盖人有鄉善之機而學故
 教其所欲受而權在我且漸之有素諫則不然君有
 逞惡之萌而過故諫其所不欲聞而權在君且過之
 必遽夫權不在己而欲遽進其所不欲聞者而使從

已且其憂憂乎難入也故或距焉或不省焉或禍其身而無益然以其難為而可廢哉亦必有術焉人之過也各有其類今之所以過者乃古之所以過也故古之諫其君者亦可以諫今之君矣曷若取古之所以諫其君者丹宸之瞽朦之清燕之暇誦而監之則凡事之可裨君德資治道者躍然而思行之可失民心促國脉者惕然而思改之薰陶夤習與性成則轉遽而難入之機而收漸而易化之功松泓子之輯此篇其有意於斯乎其欲引君而當道者乎是為序

享保戊申
春三月

甘露叙

禮云仁人之事親也如事天事天如事親夫子之於父母承顏膝下時有悅色則喜有慘容則憂仁人之事天亦豈不然故迅雷烈風必正冠危坐日焉而蝕星焉而葦宇旱乾水溢陰陽并隔則徹膳減樂鼓用牲于社以求消弭之方其然則和風卿雲景星鳳凰之出豈可不歡欣愉豫以仰荷天休也哉然運下清泰四民樂業則休徵嘉祉可以上當時之昇平兆方來之無疆若不然唯見其異而不見其祥服其名而不服其實故虞而鳳儀周而麟趾著稱于詩書之間

者班班焉惟甘露之為瑞見于經則禮運云天降膏露地出醴泉見于史則漢宣帝時甘露降集以紀其元是為始自是而後世載方策在唐六典則為上瑞延及本朝紀于國史者可攷也是歲四月丹之東鄙小野等邑有甘露降著草木葉甘且凝脂邑申于縣既而上皇宮苑樹上亦有膏露折枝摘葉班賜群卿下逮閭閻篇章惟夥方今四海晏謐邑不聞犬吠之警者百有餘年于茲矣生齒繁殖而民無艱食之虞文學興隆而家有絃誦之響當斯時天降膏露豈不可卜聖代之文明祝萬壽之無疆也哉因為之叙

云
享保十四
年秋九月

詩經名物辨解序

予常慨學士家終身辛勤以詩書起家若子若孫或續其先業傳至雲仍之遠多寥寥聞豈貽厥之不得其方耶將興替之相代不能必之數世之後耶江村氏之先世通儒醫術積德百年多翔仕途懋名實而毅菴翁相識最熟矣其仲子如珪氏夙耽學尤精本草多識於鳥獸草木之名博涉群籍旁參哲匠上下古今訂訛覈真其功勤矣近携其所輯詩經名物辨解四卷來則事簡而物別可以為學詩之一助豈

翅不致食螻蟻之誤已哉吾知江村氏之福未艾也
及其請序書以勗之云享保庚戌

論語便蒙序

世之欲學聖人之道者莫不證之于聖人之言而聖
人之言因人事之實示之方法事父者與之說孝事
兄者與之說弟凡與人交與之說仁說禮說義說忠
信說敬怒猶告習射者以縱送之法喻習御者以磬
控之訣也自當初敬敷慎微已來歷夏商周列聖相
承其言灑灑爾噩噩爾亦皆闡明此事以庇兆庶而
範萬世乃逮春秋間列國士大夫互相告戒援古引

聖亦莫非此事而夫子之教特為全而備焉此其所
以集大成而孟子之所願學者也而徵之天下之人
不由其言則無以立而仰事俯畜日用而不知者固
已莫不囿于道化之中矣若夫游心虛靜用意高遠
則一點靈明即是我師雖無聖人之言復何憂於無
所則效哉亦不過照對吾心之所同然焉耳此先子
之所慨也淺野文安氏者播之士也嘗及先子之時
接其緒論今參秋田侯府以經術見器待奉命撰論
語便蒙因先子解參之集註丐序于予嗚呼先子歿
二十有六年于茲矣聲應氣求神交千里之外何必

待子雲于千載之後哉懇請不措遂為之書云享保庚戌

臘月

其一本堂藥選序

香川子從先人學有年矣先人既故奉遺言以迪後生素通醫術有名於時嘗慨聖賢之道赫奕宇宙本無竊冥希夷之可託亦無怪奇變幻之可駭降及後世攻其道者襲虛無之說淫術數之瑣穢和牽搭支蔓日滋自誤誤人貼害匪一欲為作一書祛其疑訂其謬芟其榛蕪以發揚壽世之真詮而未果屬者齋其所著藥選三卷來則凡藥品切日用之需者若干

種辨其族類覈其真贗疏其名義則信乎為青囊家必用之書而余之固所不能悉也因謂天下無二道聖人無兩心天地之道一乎實焉耳矣曷可以虛而求一乎恒焉耳矣曷可以異而究人之與萬物並育乎天地之間稟天地之氣以有生享萬物之臭味以有養故陰陽風雨之不能無傷乎人則必用甘苦辛鹹之物以制之蓋財成輔相之一端聖人既叙之彙倫建之禮樂而又置醫藥之官講救療之方以躋蒼生於壽域皆求乎實而有効率乎恒而有準豈有二一歟自乎哉今學聖人之道以處天地之間相安乎綱

常禮樂之中而言濟世之方則祖襲虛無習傳奇表
 以為其道此香川子之所慨也予遵先人之遺旨志
 于聖人之道僅得窺其一斑則知香川子之推先人之
 道而通之于壽世之方亦不得已之心也故及其請
 序為叙其語以還之云

事保庚戌至日

家牒序

惟藤氏之族蔓延於天下而其本皆出自大織公其
 後以藤氏者有邑于賀于佐于遠者子孫遂以地而
 氏官于進于齋于工于內者子孫遂以官而氏猶諸
 暨之葛為諸葛屠原之申為申屠也而伊藤氏乃出

于伊豆考諸姓譜中世有長弘有長光距今五百有
 餘年世代綿邈譜牒不明不知其於吾為幾世祖武
 襄不敢誣梁公為祖崇韜何妄拜汾陽之墓豈敢推
 為吾幾世祖哉然吾祖及曾祖而上諱皆連長字則
 其為旁支餘裔也可知也今天下與同氏者不知亦
 幾人矣而不皆相識自不相識而源而上則同其氣
 連其枝共侍父母膝下左提右挈年紀已久產析派
 遠窮而為途人嗚呼不唯恩之不能相親亦勢之不
 能相統也不能相統則吾無如之何不能相親不能
 親親也不知親親不知修牒也吾家自高祖而上有

辨而失名者三世其後可知者三世而為吾先君子
 先君子以道德文章表見于一時天下稱曰伊藤氏
 學則吾宗之祖也胤不肖叨守遺緒一二兄弟任文
 翰分處諸侯之國為典籤記室之職予恐後世子孫
 之失世守不能紹先君子之業作之族牒闕其不可
 知而載其可知併及外姻婚家以為序云
享保十七年
壬子八月

論語集解序

魏正始中尚書何晏就張禹魯論集諸家之善作集
 解梁皇侃為之疏至宋真宗時翰林侍讀學士邢昺
 曰侃疏作正義凡世之欲學孔氏之道者稽焉自斯

以還學趨精微不必襲舊蘇王林氏及程門高弟各
 有訓故而其旨未定南渡之後朱子採舊說而折衷
 著作為集註自是而後學者循習以求義理古註殆
 束閣焉本朝前世明經家亦習何氏學集註之東漸
 蓋垂四百年矣康曆中津義堂勳戚家講孟子論儒
 書新舊二義異同曰漢唐諸儒皆拘章句宋儒乃達
 理性故釋義甚高當時已知會程朱說矣逮正保馭
 寓光祿大夫清公賢忠始經筵進講新註朝廷用集
 註昉乎此矣大抵百餘年來學子專治集注而習古
 註者甚希古註或失乎膚或失于暗或失于略雖不

如集註之詳明而不驚虛不傷高要不失古義欲學
 夫子之道者不可不治焉青木生自東書來告刻成
 俾予序之曰著其由云云
 藥籠本草序
 唐狄仁傑謂元行冲曰吾藥籠中物何可一日無也
 蓋養賢能才畷以待器使猶畜參朮著苓以備醫疾
 也爾後手授五王收補天浴日之功其所畜固不虛
 矣牛山翁海西之良醫也宦而豐之間相識殆四十
 年所究心軒岐之術在都嘗構醫仙堂著撰甚富予
 嘗序其書而記其堂近復輯一書名曰藥籠本草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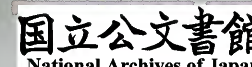
青囊家日用必需之藥若干品詳其性味功能述其
 主治請序于予書來必促而不置予謂良相良醫其
 功惟埒方劑之書譚嘖嘖焉梁公以相業比之醫術
 今牛山翁反之醫藥以題其書梁公之績其偉既如
 彼則牛山翁之於其術不啻躋一世于壽域而後之
 覽者得其訣而利其用則將馳其澤于永世而無窮
 者其在是乎是為序
 享祿戊申
 歲孟春日
 為學而不本諸經則猶目巧而作室本乎秉彙得乎
 聞見不復至大謬而事無準言無據不為行而冥作

而妄者鮮矣。讀書而不參於史，則猶管窺而談天。古今政俗之變，君臣理化之迹，何所見得失而為之監戒哉？故曰：讀其詩，頌其書，不知其人，可乎？是以論其世也。古之所謂詩書，兼經史之用者也。客歲琴臺子屬衛軍東來，留止京營官暇，屢蒙過存，講求古道，又携一冊，貽予，則其所著文字，若干篇，瓜期將滿，予亦弁其首，且以箴其說，皆出入經史。學有淵源，予之所以欲告者，業已言之矣。雖稍有異同，豈復出其外哉？但思仁在乎熟，義貴乎集。學既進而尚有可進之地，業既成而尚有可成之務。今尚壯冀日就月將，以充

其所學予之所以將之者，乃予之所以規之也。遂書諸簡端。享保癸丑歲三月下澣

江州志序

昔者禹平水土，封山濬川，疆理九州，以作禹貢。自山脈水派之別，以至田賦之品，筐篚之實，罔不登載。以徵後世。爾後周官有職，方之設爾雅，有釋地之篇。馬史班書作已，降歷朝正史，各著一代之制。總而為廣輿一統之書，分而為省府州縣之志。山川之形，便官司之沿革，陵廟寺觀人物土宜，罔羅細大，晰晰乎一矚之頃，以稽乎古而傳乎後，可考而據也。爰稽吾朝



先王之隆トシ民部有帳風土有記トシ猶其意爾中經亂
 離散軼弗完有識憾焉寒川子仕于江州膳所鎮世
 罷武職兼嗜墳籍時蒙書問相識殆十有餘年嘗著
 江州志百卷凡事之涉乎一州者訪之舊聞參之新
 得トシ云備矣既成將上之于府屬序于予吁江大國
 也滋賀開王迹于前澹海錫封邑于後湖山映帶沃
 埜千里韻人之所咏誦英雄於茲崛起地居襟喉之
 要富擅天府之名苟居斯州而迹斯州者得斯志而
 讀之則豈翅懷江山之如昨而慨勝迹之空存已哉
 繹トシ共榮替興衰之由而思之則可以裨理化之原可

以立邦家之基矣於是乎書

享保甲寅歲仲春穀旦

象圖序

應永中南蠻人貢黑象鸚鵡事見野史爾來無聞爰
 享保十四年己酉四月廿六日廣南獻雄象一隻過
 京而留遂東所過觀者如堵圖像題詠都下喧藉或
 圖一隻請記其由以貽後葉國書郭景純贊云

象之為獸形骸特詭身倍數牛目不踰狝鼻為口
 役望頭若尾剛良承教聽言則跪素牙玉潔載籍
 慶美服重致遠行如丘
 徙○甲寅中元日

池田安誠翁六十壽序

有虞氏貴德夏后氏貴爵殷人貴富周人貴親而齒

則同所尚焉孟子舉達尊而齒居其一齒之為貴久矣故巡狩就百年君子式黃髮古者之待老也如此其殷况子之於父母屬毛離裏一體而分其齒之益高也不可不致其愛慕之心既致其心則禮以文之六豈不可乎哉近世父母之齒既邵則每開一裘會其群從盛其觴豆侈其篇什以志其慶事雖非古也亦先王之所必不廢也夫婦姑勃乎內親情薄乎外父不父而子不子則雖欲具三牲之餼歌九如之詩而得乎必也門內雍睦子弟克肖色愉容婉百順具備於是乎壽焉以壽為過於禮乎齒愈高則德愈

邵年愈艾則愛愈至孝子之心豈不欲燕樂頌禱日致其隆乎哉然先王之禮五十者衣帛七十者食肉所以養其口體也八十月告存九十日有秩所以悅其強健也杖則自五十而至八十於家於鄉於國於朝皆十年而加優亦因其日致其隆之心而節之焉耳以壽為疎於禮乎安誠翁賀之良醫也今年壽六十其子元真從家君遊學今在都徵予叙其交友壽詩之首遂書

寶永元年甲申之歲春三月

壽長澤粹菴子七表序

昔者粹庵長澤子之東也倡先人之道以干諸侯時

先人之書未布四方識者尚希戶田侯方秉國鈞招
 徠文儒長澤子釋褐入府進先人之道蒙其信遇爾
 後竿牘問遺不遠千里服事先人以終先人之身先
 人已沒歲時致奠且存問予兄弟始終四十年猶一
 日也今茲壽登七袞親如團聚開讌招賓哀之訶詩
 遠見求予之文嗚呼久要不忘卒生之言古者尚以
 為成人矧在今日持循師道不問存沒豈翅久要不
 忘已哉蓋人之考終命者不唯稟生之厚亦由夫平
 素作事周密克慎始終若夫生資淺薄者凡事鹵莽
 膚革雖充恒致短折古云堯舜之民多壽考桀紂之

民多鄙夫因風化之醜醜致民命之短長亦豈虛語
 哉今長澤子生昇平之世而躬耐久之操宜其保古
 稀之壽而齒髮尚不替乎初予既頌其眉壽之無疆
 而亦以喜先人之道之傳永世而不墜也為之序云
 庚戌仲冬

松鶴篇序

人賤則欲貴貧則欲富既富且貴則亦欲壽此人情
 之所同而每難乎其兼得而全享既以自欲則亦推
 之于人親戚鄉閭相厚之間而得焉則造其歡欣慕
 尚之情而宜頌禱祝釐之繁故三錫之寵眉壽之兆

必也親眷會聚，俾觴致慶，以答天休。况子之事父，臣之事君，遭其得壽者，則益願勿替，引之以期無疆。取諸古則比之日之升，比之月之恒，比之川之方，至比之南山之不騫，不崩，取諸物之壽者，則比之松，比之鶴，乃至荒唐無稽之言，王母之桃，海屋之籌，搜索引喻，奚為不可。此人之至情也。惟小倉源侯元勳，世胄武林，偉望任當方面，殿茲海邦，素敷文事，多士濟濟。今茲七月四日，值五袞初度之辰，其文學石川正恒在京，募壽章若干，題曰松鶴篇，而傳侯之命，屬序于予。嗚呼！侯地望既隆，而亦得壽兆，其欲壽其既壽，以

松與鶴為喻，不偶勝之。繪畫之而詩之，文之以上侯之壽，豈非順侯之所好，欲引而當之道乎。洪範五福既曰壽富而攸好德，居其一可謂善壽矣。
享保辛
庚七月

祝壽小序

予未冠，從先人遊清和練，若時屬秋季，黃花盛開，奇品異態，炫耀人目。爾後復從遊，則候向春，半百卉亂發，院主快公酒食，款遇塵談，盡日而歸。屈指今已過三十年矣。時時追憶，祇覺惘然。不意今茲辛庚快公因人錄示其所賦新正詩及和章若干篇，則齒方及古稀，四方諸名彥之所和，且壽焉者也。乃俾予序其

端嗚呼俯仰今昔世事滄桑變遷不一而大師嗜文雅耽詞章如曩日也而子亦以蒲柳之質猶不忘其初豈可不挂名其間以寓頌禱之意也哉

壽河合元恕翁六表序
人之所以貴乎壽者何哉以其德修乎己功裨乎人子孫象之親黨賴之而欲其享年之延長而報恩之圖窮也於是乎酒食以宴之玉帛以將之為詩為歌為績畫為管絃以各寓其意此近世壽之所以為禮也若夫無德之可述無功之可叙徒保期頤之齡而視息於天地之間其不為虛生者幾希川合元恕氏

之子之壽其乃翁其得所以壽之意乎元恕氏產乎勢而遊乎京周旋搢紳之間曾及先子之門兼治青囊家之術中歲仕與平侯于中津向俾其子就予塾而學焉今茲甲寅翁齒及六表將告老侯允其請俾予聚其祿署武職其子千里馳書屬予序以頌其壽吁翁壯而聞君子之道老而以其術濟一方之人雖既休告不吝其施則人其必祈其眉壽無疆而望其澤之不竭然則元恕氏之子之壽其乃翁豈止一家之私情已哉翁亦當之庶幾其無愧乎是為序云

年甲寅
春三月

... 紹述先生文集卷之四終

